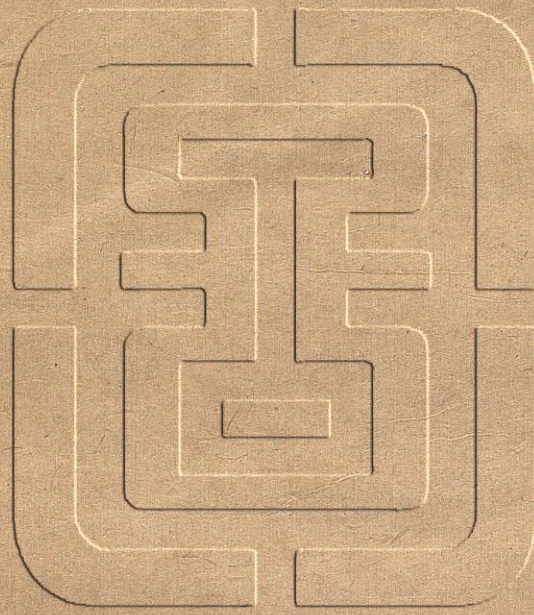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5130  
857  
部 = 158





朝散郎試給事中兼

侍講同修

國史西安

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賜紫金魚袋臣毛友奉

勅撰

翰林學士中大夫知

制誥兼

侍講修

國史成都郡開國侯食邑二千七百戶食實封壹伯

戶賜紫金魚袋臣宇文虛中奉

□□

行既葬八年其子右武大夫康州刺史知府州可求

言于朝先臣克行官爵皆應法當有隧道之碑敢

以請天子曰嘻惟爾之先保有永安櫛風沐雨

世捍邊垂舉州來歸缺駕克捷有功自我缺宗以來所

以假折氏之靈甚寵西人之不驕緊折氏是憑今其云

亡雖無言固將休顯之迺詔給事中臣友汝為之

銘臣友再拜稽首而言曰西夏自元昊乘中國久安玩

治之後空口缺殺陷缺數出不利一方用兵騷缺之憂

熙寧元豐間大飭邊備既開熙河遂斷賊右僻鷹揚之

將時則有若玉韶賈達燕達神諤其餘不可勝數

哲宗皇帝懲元祐罷兵弄地驕口之過擇將練兵大

復熙豐之政口城天都口逼橫山口口口浸以衰弱

當時邊將折氏為第缺幾與西人戰大小百七十遇未

嘗喪敗鹵獲鉅萬萬功在右府行在奉常光榮福祿有

始有終臣爲史口口口褒善而記功雖不能其敢以固  
陋辭公字遵道出河西折掘姓五世祖從阮唐末爲府  
州刺史晉以府州賂契丹從阮不從自拔歸漢缺太祖  
受命來覲委以腹心德展在御卿公曾大父也

太宗征太原以兵來迎收復嵐口爲永安軍節度使贈  
太師燕國公大父惟忠簡州團練使贈崇信軍節度使  
父繼閔宮苑使果州團練使麟府路駐泊兵馬鈐轄贈  
太尉曾祖妣蘇氏缺人梁氏梁國太夫人祖妣劉氏彭  
城郡夫人妣劉氏慕容氏郭氏吳郡魏郡魯郡太夫人  
初公當承襲太尉公以公幼表授其弟繼祖公久居行

間無所知名熙寧三年賊寇慶州詔神謬各歸廷

河東路大軍城囉兀以牽制之繼祖以所缺鋒遇賊開

光川尙堡嶺再戰皆利謬患賊抄糧道卽以三千人口

公戰葭蘆川於是人行少公公奮先登所向如有神諸

老將鄂曰真太尉子也斬首四百級生降千戶驅牛羊

羸馬橐它萬計其後會公兄克柔以疾不能將遂以公

知府州缺主秉常詔五路出師問罪張世矩口河

外兵表公別將蕃兵與口廷議難以守臣自行令選子

弟部三千人隸世矩公抗章願率部落先驅報國未報

卽委管鑰以行賊據營平逼官軍公進擊潰去是夜世

矩被命班師以公為後拒賊缺躡其後公止俄枝盤堆

度賊半度隘縱兵擊大敗之殺咩保吳良師還自劾擅

與缺詔釋不問王中正口口口口公將行口右口時軍

中旗物大軍悉已取其善者餘皆雜惡不可用公命口

其短長黑白創五軍陳法團為五部部為一色以口缺

州賊遁去公遣騎追擊生擒五人不殺使為鄉道中正

命公口千騎先趨宥州一夕拔之時賊保險口口口中

正命公口援口口口戰公曰口大軍不易至此若不速

戰情見力口進退不可即提刀躍馬而前手格殺數十

人所當皆靡戰士缺挽公徐之公不顧以策招後軍口

給言賊陳動矣眾謹乘之大敗賊眾乘勝追奔口五里

賊久窺河外患公每口口口畏之口口口兵口口口

折氏雖舉國犯他路而左口兵未嘗隨明年四月破賊

于青岡嶺九月又破于廝羅川六年二月口口缺二月

擊賊三角川斬偽鈐轄吳堙保等元祐二年以蕃兵破

賊于口摩川六年會諸將出口水川鏖戰公口口口

口大破之口口口口千級有奇餘皆赴水死紹聖三

年擊賊遮沒大破之九月青岡嶺又破之是月賊犯鄜

延公統兵牽制至口缺孫覽帥大原議城口口以復故

也邊將論多不合覽檄召公問策公條具所見遂檄公

以□□界□賊擊寧浪□□□□於吐渾河分追□

將□分爲深入口□之狀賊疑不敢動□□□□

進築公□□□至□慶州賊至大敗之斬二千□缺□

□黃川五年掩襲□烏□□獲僞左廂鈐轄令王兒沒

崖副鈐轄兀勒香□頭□兀姚□□□賊□□□□

□□□□橫州元符元年又破□□嶺九月又破□□

□十月又破遊□川賤兀流十二月又破□勒圖明年

正月大破賊藏才山口缺月又破龍馬川時□□□

東進□□□□□鄜延帥□□□□□□□□□公

□如□□□□□□□□□□在□□中矣□□□由近

及遠□□法也公曰不然事有奇正今入城已□□缺

士□之銳急前收功而□□之歸氣□□□萬一爲□

□乘未見□□□□□□□□□□□□□□□□

□□□□□□□□□□□□□□□□□□□延

公引□□□□□□□□□□□□□□□□□步

□□□□□□將弱兵五千以□缺□奇兵由間道旁擊

之□□□□□□□□□□子□兵深入□□公曰□□□

□□□□□□□□□□□□□□□□□□□□

□□□□□□□□□□□□□□□□□□□□

□□□明年□□□□□□□□□□□□□□□□  
□□□<sup>缺</sup>□□□□□□□□□□□□□□□□□□□□

□□□□萬三千□□□□□□□□□□□□□□□□

□□□□□□□□□□□□□□□□□□□□□□□□

□□□□□□□□□□□□□□□□□□□□□□□□

□□□□□□□□□□□□□□□□□□□□□□□□<sup>缺</sup>□□□□其動則

若□□□水於干□□□□□□□□□□□□□□□□<sup>者</sup>以故大出則大□□□

□□□□□□□□□□□□□□□□□□□□□□□□

□□□□□□□□□□□□□□□□□□□□□□□□

□□□□□□□□□□□□□□□□□□□□□□□□

□□<sup>缺</sup>□□□□□□□□□□□□□□□□□□□□□□

□□請帥□□□□□□□□□□□□□□□□□□□□□□

□□□□□□□□□□□□□□□□□□□□□□□□

□□□□□□□□□□□□□□□□□□□□□□□□

□□□□□□□□□□□□□□□□□□□□□□□□<sup>缺</sup>□□□□□□□□善

用則雖□□□□□□□□□□□□□□□□□□□□□□<sup>以下殘缺不可錄</sup>

號年缺文云武恭公既葬八年其子可求請立隧道

之碑克行以大觀二年卒既葬八年當是政和六年

也可求降金者故克行本傳不及其名碑叙次克

行家世官爵大略與史並合惟御卿贈太師燕國公

惟忠贈崇信軍節度使史不及之耳世以此碑爲折太君碑攷折太君德辰之女楊業之妻也墓在保德州折窩村非此也金史張奕傳云天眷三年夏人侵界詔奕往征還奏曰折氏世守麟府以抗夏人本朝有其地遂以與夏人夷折氏墳隴而戮其屍折氏怨入骨髓而不得報今復守晉寧故激怒夏人欲開邊釁以雪私讎朝廷遂移折氏守青州據此則折氏之祖墳在府州者多爲夏人所夷今此及嗣祚兩墳翠石崑然歷千年而不泯當是折氏世篤忠貞之報今因以五代宋書三史及碑叙其世系庶有攷焉

碑陰並列所統各寨主姓名史稱折氏自從阮於唐莊宗時起家府州至宋高宗建炎二年可求以地降金凡七世父子兄弟相繼扞衛邊境者歷二百餘年而嗣祚碑有自武德中詔府谷鎮邊使之語邊使者唐鎮官名是折起于唐初迄于宋金之際也幾歷五百餘年簪纓不替其勛業彪炳史冊卓絕千古觀此碑陰益見其控禦邊陲鈴轄蕃漢之遺制焉

關中金石記

按此碑殘缺過甚全文不知若干字今存者尙一千二百餘字標題已缺其姓賴其文內尙有可攷碑爲奉勅撰書撰者毛友史無傳書者宇文虛中



傳稱字叔通成都華陽人大觀三年進士歷官州  
縣入爲起居舍人國史編修官同知貢舉遷中書  
舍人碑系銜云翰林學士中大夫知制誥兼侍講  
史皆略之碑云公字遵道出河西折掘姓廣韻云  
虜復姓南涼禿髮儁擅立其妻折屈氏爲皇后此  
作折掘文之異也碑又云德辰生御卿公之曾大  
父也大父惟忠父繼閔宋史折德辰傳德辰二子  
御勳御卿御淳化五年拜永安軍節度使契丹  
大將韓德威率衆來侵御卿疾甚其母密遣人名  
歸御卿曰世受國恩死于軍中其分也翊日卒子  
惟正惟昌惟信惟忠惟忠字蓋臣累進簡州團練  
使喪母起復雲麾將軍卒碑略其雲麾將軍子繼  
宣繼閔繼祖繼世繼閔以勞累遷宮苑使領果州  
團練使皇祐二年卒史略其麟府路駐泊兵馬鈐  
轄子廣孝克行克行初仕軍府擢知府州在邊三  
十年戰功最多羌人呼爲折家父官至秦州觀察  
使卒贈武安軍節度使子可大爲榮州團練使知  
府州東都事略可大初官此其大略也其餘碑文  
較詳于史而大致皆合碑末段可見者云由近及  
遠口口法也公曰不然事有奇正今入城已口云

云此下間段駁他據傳則云詔河東進築八砦通  
道鄴延延帥遣秦希甫來共議克行請兩路併力  
遠者爲先希甫曰由近及遠法也克行曰不然事  
有竒正今乘士氣之銳所利在速故先遠役以出  
其不意若徐圖之心且怠矣希甫持不可并上二  
議卒用克行策此段原委如此得史而碑之缺者  
可攷矣傳此下無多語大約碑文此後所缺亦無  
多矣今碑在府谷縣孤山堡南稽之陝西通志陵  
墓條下不載其墓則亦因此碑之剝蝕不顯于世  
故也碑陰列寨主姓名今失搨

上官革等寶雲寺題名

碑高三尺七寸六分廣二尺八寸  
六分八行行九字正書在隴州

政和六年閏正月晦日以禱雪獲應謁謝

嶽祠早飮寶雲寺登覽佛閣借來者司錄事員逢堯知  
汧源縣席徽卿教授王行可汧源簿賈裔尉高慥知軍  
州事上官革命吏題

按汧源縣卽今之隴州州南七十里爲吳岳卽周  
禮西鎮曰岳是也此題所謂嶽祠卽西鎮吳山廟  
昶嘗至其處寶雲寺及佛閣俱無攷上官革等亦  
無衍傳

謝彥溫泉詩刻

石橫廣三尺八寸八分高二尺十一行行五字行書在臨潼縣

宣句謝龍圖留題

自愧塵容去復來驪山頂上看崔嵬誰人得向長安道

會浴蓮湯十七回

政和丙申三月十八日謝彥子美書

政和六年五月日從事郎武功縣丞管句學事權臨

潼縣事梅安口立石

重修薦福寺塔記

碑高六尺八寸五分廣三尺二寸十七行行三十一字正書篆額在咸寧縣

大薦福寺重修塔記

長安城之西南三里餘有寺曰大薦福自唐高宗時立

為獻福寺至天授元年始改薦福并御書飛白額中宗

大加營飾以神龍年後翻譯佛經並於此院按兩京記

西北隅有薦福寺浮圖院實景龍中宮人率錢造立浮

圖凡一十五級高三百尺為祈福之地自景龍至

本朝政和丙申三百九十二年風雨摧剝簷角墊毀有

山谷迂叟因出往遊偶見是事喟然傷乎歲月浸久將

就傾圮使夫妙緣聖跡寂寥數百年來未有修崇之者

眾但咨嗟莫能辦集蓋此巍然寶塔寔為諸佛無量劫

來薰修妙行誓願所成靈牙舍利悉貯其中普爲一切  
衆生作大高廣福田故我喜於修完勇躍成就願此殊  
勝淨行利樂無窮普沐妙因豈不違哉於是負糧囊費  
自竭其力雖一毫不假於人以是年二月己卯興功越  
四月戊寅告成泊以徘徊副屋墮搏所擊上漏下濕損  
弊尤甚悉皆修完遂復一新由是觀者如堵湊沓瞻仰  
衆復歸向溥發善緣始山谷子廬於臨涇之白龍庵中  
方宴坐間嗒然隱几而寐夢現一寶塔白光直天躊躇  
之間傍有人云此乃般若寶塔也子欲遊乎夢中謂曰  
寶光充塞殆不能前又若有云但隨吾行於光明中往

來升降洞徹無礙遽然驚覺所夢寶塔猶在目前移時  
方散後二年獲修此塔以白堊飾之素光耀日銀色貫  
空正如夢中所見之像略無少異何報應之若是耶願  
力冥契成就斯緣喜揭慶讚聊紀梗槩云大宋丙申政  
和六年五月二十七日李堃記

勸緣住持傳法沙門永明立石

按碑云自景龍至本朝政和丙申三百九十二年

今由政和六年丙申歲逆推三百九十二年以前

乃開元十三年乙丑歲非景龍中也疑碑記憶訛

重修光濟寺碑

碑連額高五尺四寸廣三尺六寸四分三十三行行五十五字正書篆額在邵陽縣

重建光濟寺記

同州貢士張鑑撰

夏陽古西河之野當潼關之北自漢迄唐至於皇

朝世為馮翊屬邑關關之境分陝而西金城千里號為

四塞地占天下上游口邑之封直郡而東不遠數舍版

圖登口邑居關中佳處口口口勢勝則前嚮蒲坂之都

會背恃龍門之峭絕大河派其左以俯矚汾晉梁山腋

其右而平揖條華其地靈人異則有有莘氏建都之址

卜子夏明道之方廟像端肅文母始生之舊里也瓏畝

膏潤伊尹昔耕之豐野抑有瑞應丹鳳覽輝之臺孝子

王祥躍魚之渚故築城以居民聚口口以為市設官

府以聽訟開廩庾以受輸其來久矣城之東北隅崗阜

回旋若起觀口連屬映抱堦墀十仞以擁其後泉漢泓

澄若設明鑑支口口絡淤田千頃而圖其前喬林蔚然

脩竹森然雲烟濃麗而四時春融樓殿輝映而萬瓦鱗

次者光濟之為寺以處其中也方其興創之始偶口文

記莫得詳攷前後相承司其事者惟務因仍歲月既久

循至圯廢有傳業法師惠嚴者為兒童時捨身出家一

心向佛日以持誦為樂雖寒暑之切肌食宿之不免者

間亦忘之積習之美僅於十年乃中程於州長旣得度  
後法乳昆季有請於其師明滋者曰嚴師精專而勤切  
朴直而誠厚必可以起吾寺之廢滋亦然之遂以寺事  
付焉而法師辭之辭不獲已而受之然常謂其倫曰吾  
少弥小師爾方此落髮以趨向真諦今口口以寺此固  
吾家事也然寺隘陋而弊廢吾固欲闢其隘而廣之革  
其弊而新之吾爲僧之日未久信義未孚于人人未我  
知也一旦欲增建而崇起之其費不啻千萬雖有善知  
識其我從者益亦寡矣莫若使我受圓具戒從遊禮願  
聽學大乘法士之門得悟真覺無相之教然後開示正  
信指授大衆興慈雲於貝梵布法雨於金田普爲衆生  
施大利益則何求而不得也其師聞而壯之迺從其願  
法師旣得免去擇善演說口遠亦從之窮經抗論披究  
其文紬繹其義語執其疑似悟識其隱微口年於外名  
成而歸滋且老矣旣至復授事乃募里人雷琦爲檀信  
士琦城中之大族也資富鉅萬膏腴沃壤華屋口第連  
亘輝煥甲於一方然厚於營生廉於自奉爲人頗溫淳  
而長者樂於從善卽與法師相爲戮力旣捨家資又粒  
衆施迎寒涉暑以夜繼晝構美材以爲厦範寶鐵以成  
鍾始於元祐之丁卯逮於元符之己卯星霜一紀以至

落成法堂處其奧三門直其前大殿居其中殿之兩旁  
曰東西廊東廊之北曰鬼母堂又其北曰浴室香積厨  
西廊之北曰授賓館又其北曰羅漢殿衆僧堂法堂之  
左右翼曰法師寮當講位管勾房童行舍內羅漢殿及  
闔殿賢聖並係檀信雷琦獨辦建置殊勝功德也又覺  
角鐸鑿金者鍾樓崛起於坤之口也庭竹敲玉者煖堂  
隱處於乾之位也堂之北有隧邃然以洞其下有塔峩  
然以封其上者是又法師逆脩之墓也倚墓之背踵寺  
之垣口臺其上口口千里洪波巨浸風帆浪軸之河津  
晉壤韓原禹脈秦中之畛域每一登覽盡在諸掌真所  
謂形勝之地故寺之成也不侈不大幾於百楹不口不  
陋金碧翬飛入其門而瞻仰姦偷惡少亦有恭肅之心  
升其堂而作禮宰夫冥盜猶有回向之念則法師之所  
以增大寺宇崇飾教像誘人口善其於細民豈曰小補  
又况寺之設也所以建置道場土爲廟朝祈禱之  
所仰惟恩聖王有萬壽無疆之休亦惟光濟有万年  
不朽之口余嘗至其寺每終日瞻玩似不知其在遠方  
也蓋戚里貴人之於請爲薦福寺宇

者捨金弊極脩崇長廊廣殿連棟飛甍口口自天而下  
幾非人力所能致者光濟之嚴潔邃靜有以髣髴焉法

師之功固亦勤矣法師以緇素脩靜梵非特足以易其  
弊而致其新又能有以善其生而全其樂其處世也無  
累真所謂解脫者今茲僧臘四卅一而俗壽七十有六  
矣寺事委以本師洪禧日惟誦禮不忘其初上以報稱  
國恩次以興謝佛廕故門弟子日益滋多洪  
勲而下凡一十一員解經論演教法以啓迪未悟者居  
其半余授徒沿水之東相距口口口日禧持其口以來  
俾道其事詳而有據嗚呼若者伯室厥子每艱於堂構  
厥父菑厥子每難於播獲昔人深所望者迺禧等見之  
今其請也欲紀其師之功而懼沒其美是非獨有以不  
墜其業而止爾抑有肯堂構播獲之念也余喜道法師  
之勤而嘉與禧等之志遂述之云大宋政和丙申歲八  
月十五日光濟寺住持講經論僧惠嚴管句僧洪禧等  
立石并書

刊字人薛立

成忠郎同州管界巡鹽舒

忠訓郎權同州馮翊等五縣巡檢侯進

忠翊郎管句同州夏陽鎮及鹽倉草場煙火公事范

從事郎知同州郃陽縣事專切管句學事教口保甲

管句勸農公事李養威

承節郎監郃陽縣酒稅務董濤



保義郎河中府同華州巡鹽尙口

保義郎郃陽縣尉陳口元

將仕郎郃陽縣主簿張基

按碑云夏陽古西河之野唐書地理志夏陽本河西武德三年析郃陽置又以河西郃陽韓城置西韓州乾元三年更河西曰夏陽隸河中後復來屬至宋熙寧四年省入郃陽是立碑之年已無夏陽碑蓋追述舊時建置也縣廢之後改爲鎮在郃陽縣南二十里鎮有太妣墓又縣城東四十里有太任太妣二聖母廟即碑所云廟像端肅文母始生之舊里也光濟寺今陝西通志無攷

王鄧等啟母殿題記

石高廣俱二尺六寸十一行行十一字十二字不等行書在登封縣嵩陽書院講堂壁

左武大夫忠州團練使知東上閤門事提舉中太一宮兼祐神觀公事王鄧子堅右武郎提點醴泉觀陳彪炳文忠訓郎王淵深甫口隨侍

口口節使太尉詣崇福得獲恭叅

啟母殿下遂觀

聖跡不勝大抃時政和戊戌孟夏十有八日彪謹題捧硯人劉天錫

政和八年端午日靜正法師視朝散大夫知西京嵩山崇福宮事張若□

太上都功法籙弟子知廟事曹仲恭摸

嵩陽聶□□□

傅梅嵩書曰往來嵩山之麓每每從瓦礫荆棘中見有古人尺碣片石磨洗識認但文字可識者移置存

古書院嵌於堂壁若鱗次然葉封興復嵩陽書院乃

移置於此說嵩

按記云詣崇福得獲恭參啟母殿下遂觀聖跡不

勝太抃河南通志嵩山崇福宮在登封縣城東北

五里漢武帝創建名萬歲觀唐改名太一觀宋改

今名為真宗祝釐之所啟母廟在嵩山麓廟前有

啟母石古云塗山氏所化漢武帝祀中嶽見啟母

石因建廟焉此記所謂聖跡殆即啟母石也戊戌

年十一月己酉朔始改元重和此記刻於端午日

故仍稱政和八年

崇佑觀牒

碑高五尺四寸廣三尺四分行字多寡大小不可計行書又奏據六行小字書在朝邑縣

陝府西路都轉運司奏據同州申據朝邑縣申本縣耆

老人戶賈口等狀本縣城西有岱嶽行宮地居高阜殿

宇宏壯屋舍計一百六十餘間自來請道士王永清住持焚修每遇亢旱祈求雨澤皆獲感應人民無不歸仰伏乞敷奏朝廷賜官觀名額本縣側近並無宮觀遇天寧節開建道場委是順便本司保明是實伏候

勅旨

尚書省牒同州朝邑縣崇佑觀

牒奉

勅宜賜崇佑觀為額牒至准

勅故牒通議大夫口左口王押起復少傅太宰押少保

少宰押太師魯國公

不押

政和八年九月十一日牒

後題云通議大夫守左丞王押者王黼也起復少傅

太宰押者鄭居中也居中以六年為少保太宰七年

八月以母憂去十一月起復八年進少傅少宰少保

押者余深也深以七年十一月為特進少宰八年七

月為少保太師魯國公不押者蔡京也以本紀列傳

攷之皆合

關中金石記

升元觀勅

石連額高六尺三寸餘廣二尺七寸大小字共七行字數不齊正行書額題升元觀勅四字篆書在泰安縣

尚書軍狀泰寧軍奉符縣升元觀

泰寧省牒據兗州儀曹掾兼兵曹婁寅亮狀稱契勘兗州奉符縣泰山之下有古洞天周三十里名曰三宮空洞之天載在圖經是實即目官觀並無名額却有建封院一所逼連嶽廟之後殿屋完備田產頗多六一村僧占據住持征役民間安墳丘墓穢惡不蠲深慮觸瀆真仙不便欲乞備申朝廷改爲道觀州司看詳本院委合改充前件洞天道觀伏候  
指揮  
膝奉  
勅宜賜升元觀爲額牒至准

勅故牒

政和八年六月十四日牒

起復太中大夫守左丞王 押

特進少宰 押

起復少保太宰 押

太師魯國公 不押

政和八年閏九月二十一日襲慶府管內都道正兼權措置升元知觀事洞元大師賜紫道士李冲寂立石

右碑在泰山東南麓升元觀其大字草書甚遒勁不知何人筆錄之以見當日牒文之式考宋史婁寅亮

傳但云政和二年進士為上虞人不言歷官兗州亦  
可以此碑補史之闕其曰太師魯國公則蔡京也

文字記

金石

碑前載泰寧軍狀稱兗州奉符縣其右旁書政和八  
年閏九月二十一日龔慶府權措置升元知觀事洞  
元大師賜紫道士李仲昭立石按徽宗紀政和八年  
八月乙亥升兗州為龔慶府故先稱兗州後稱龔慶  
府矣牒後列尚書省長官曰起復太中大夫守左丞  
王者王黼也曰特進少宰者余深也曰起復少保太  
宰者鄭居中也有押字曰太師魯國公而不押者  
蔡京也陸游老學菴筆記云自唐至本朝中書門下  
出勅其勅字皆平正渾厚元豐後勅出尚書省亦然

崇寧間蔡京臨平寺額作險勁體來長而力短省吏  
始效之相誇尚謂之司空勅亦曰蔡家勅蓋妖言也  
京敗言者數其朝京退送及公主改帝姬之類偶不  
及蔡家勅故至今勅字蔡體尚在此碑勅字正蔡體

也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桂林泱波巖還珠洞題名

橫廣三尺五寸高二尺六寸十行行六字  
卅七字不等左行行書在臨桂縣龍隱上巖

清源劉鎡逢時膠東蔡懌樂道晉江呂汴子會祥符馮

元震亨之襄陵侯材晉卿茗溪王蕃于宣自湘南樓泛舟過狀波崑避暑抵暮而歸宣和己亥六月十六日

重新緱山僊祠題記

石高三尺六寸廣二尺三寸四行行六字正書在僊師縣仙君廟

永定陵都監盧功裔重新緱山僊祠鉅宋宣和庚子歲

重陽記

成敏刊

億按石碣題云永定陵都監盧功裔重新緱山仙祠

鉅宋宣和庚子歲重陽記凡二十四大字頗似山谷

老人用筆其題鉅宋他石刻亦少見僊師金石錄

八行劉先生詩

碑連額高六尺七寸廣三尺八寸五分十三行行十五字至十七字不等草書篆額在東阿縣黃石公祠

我昔讀漢史心師張子房從容輔漢室功成復翱翔皆

由受師黃石公也訓知進退存亡我本田舍兒本志在退

藏國緣遇

真主招聘助發揚五年寄京國心志

不皇皇亦由宿志定萬事皆糝糠今日得歸來素志今

得償艤舟河縣下騎馬達祠堂伏行仙遺像我志愈激

昂誓歸東村住心祈契空蒼庶可見張子侍翁入帝

鄉

宣和二年九月廿四日狀次劉採仙尉張思范陽范

朴羽人張昌道聯駟同來

勅差知東平府濟北穀城黃石山靈顯觀事兼京東西路傳授科教師賜紫艾知筮立石

忠訓郎東平府博州夾河巡檢兼東阿縣巡檢譚

修職郎東平府東阿縣主簿張口

通直郎知東平府東阿縣管句勸農事宋口

迪功郎東平府東阿縣丞吳世英口李全利

徽宗大觀元年詔立八行取士科凡孝悌忠和睦嫺

任恤為八行全備者著隣保伍申縣申州申尚書省

釋褐命官此劉先生殆亦以八行舉而留京師者歟

山左金石志

按劉先生不署名豈年月下有猷次劉採或即其

人歟宋史地理志東平郡本鄆州宣和九年改為

東平府宣和只七年無九年此或是七年之誤此

詩宣和二年所書而艾知全等銜名有東平府字

則其題詩在宣和二年立石在七年也

宋京太清閣詩刻

石橫廣三尺八寸高二尺二寸五分

登太清閣詩首

望斷秦原日月寬西來涇渭側依山憑誰喚取王摩詰

寫到孤鴻滅沒間

輦路名存跡已陳斜陽今作幾家村  
繚牆月轉華清夢來破高陵渡口昏

宣和三年四月二十九日成都宋口口宏口

京請郡得幽取道渭上觀為命口詩刻次韻奉呈口

口奉議公蜀宋京

金節透迤去不還羅霄星斗煥秦天  
白雲拱木今何在

歲月聲名相與延

乞守初來到渭濱玻璃親為拂詩塵  
口江集裏新添得

留取鍾評付後人

宣和辛丑四月晦

口口口知高陵縣事楊口立石口陽米清摸刻

按宋京史無傳宋詩紀事云京成都人崇寧進士

不詳其歷官引成都文類載其琴臺武擔二詩而

不及此石刻

季季梵仙詩刻

石橫廣三丈一寸高二尺四寸四分十二行行  
九字至十二字不等草書在上元縣祈禪寺

虛窻雲暗青燈小松檜無風春悄悄子規枝上叫夢回

清磬一聲山月曉

官南官北添身累年去年來換鬢青何日歸來閑歲月

掃山廬墓過餘齡



大觀戊子暮春季季

政和癸巳四月廿四日將去此趨 闕 梵仙

万里區區學宦游江南江北幾時休朝來作別殷勤語  
為謝多情黃栗留

宣和四年壬寅歲四月廿日祈澤寺住持沙門道昇

上石

右季季及梵仙詩前二首後題大觀戊子暮春季季  
季下著二點似是其人之字其詩云官南宮北添身  
累年去年來換鬢青何日歸來閑歲月掃山廬墓過  
餘齡則亦嘗仕於朝者矣詩又有廬墓之語或即趙

孟遠之昆弟乎又一詩題云政和癸巳四月廿四日

將去此趨闕自署梵仙亦不知其姓名也此與高逸

上人詩碣書法皆俊爽竝宣和中祈澤寺沙門道昇

所刻葛寅亮金陵梵刹志所失載也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朱濟道呈妙空禪師詩

表本高廣衍字皆不計篆書在長清縣靈巖寺

二季隆謂向東州見盡東州石幽而

邦尋常費中眼靈巖澗禪水譚留可一

東州山水夾堤遊及坐靈岫分外幽會

可廬師桑指亦直須於妙寶皇頭可二

宣和五年二月初九日朱濟道陽書  
呈如公妙空禪師

口 靈巖定禪師下觀音化身初居靈

品口口 神寶峯於釋迦石像

自

釋文

二年催遣向東州見盡東州水石幽不把尋常費心眼

靈巖消得少遲留 右一

東州山水亦堪遊及至靈品分外幽會有定師能指示

直須行到寶峰頭 右二

宣和五年二月初九日朱濟道偶書呈如公妙空禪

師

口魏法定禪師乃觀音化身初居靈品口口神寶峰

作釋迦石像良有深旨

按朱濟道不詳其何許人如公妙空禪師者妙空

是賜號名淨如住持靈巖者也末小字注二行十

九字亦篆書記法定禪師事長清縣志云法定禪

師梵僧也魏正光初杖錫來遊方山見希有如來

曾於此成道遂經營梵宇有蛇引道二虎負經并

白兔雙鶴之異遐邇助工於是窮崖絕谷化爲寶

坊勅賜名靈巖寺志但詳剏建靈巖而不及法定  
禪師爲觀音化身此碑可補邑志之闕

妙空禪師二頌

石橫廣二尺七寸五分高二尺六寸五分前刻二頌  
十一行行十二字十三字後刻記三行每行字數二  
十四五六本等行書  
在長清縣靈巖寺

拙頌奉別

知事頤首兼

雲堂諸禪衆

住山淨如拜呈

七年林下冷相依自愧鉛刀利用微聚散莫云千里遠  
輪天一月共同暉

慈書記寫予真求讚漫書此以塞來意

眉不修疎頭突兀鼻壘垂方顙無骨長憐百醜兼且訥  
慈禪慈禪不我拙名方邈方水裏月咄

宣和五年八月初三方山老拙書

妙空老師嗣法薦福英和尚出於大宗師門下兩坐  
道場僅四十載凡示徒貴機用唯棒喝可語言知客  
道德獲此二頌囊之久矣師今示家命工摹石蓋傳  
不朽皇統三年中殊日監寺僧義由謹記

宣和重修東嶽廟碑

碑高二丈五寸廣七尺五分二十六  
行行七十四字正書篆額在泰安縣

宣和重修泰嶽廟記

翰林學士承旨正奉大夫知制誥兼侍講修

國史南陽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五百戶食實封壹

伯戶臣宇文粹中奉勅撰

朝散大夫充徽猷閣待制知夔慶軍府事管句

神霄玉清萬壽宮兼管內勸農使兼提舉濟單州兵

馬巡檢公事陳留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

袋臣張滌奉勅書篆

宣和四年九月有司以泰嶽宮廟完成奏功

制詔學士承旨臣宇文粹中紀其歲月臣

粹中辭不獲命退而移文有司盡得營建修

崇詔旨本末與庀工鳩材因舊增新之數謹

再拜稽首而言曰臣聞自昔受命而帝者咸

有顯德著在天庭合四海九州之懽心以為

天地社稷百神之主故有壇場圭幣以象其

物有宮室祠宇以猶其居有牲牢酒醴以薦其潔有祝

冊號嘏以導其誠其漠然而意可求僂然而誠可格殆

與人情無以異是以黃帝建萬國而神靈之封七千虞

夏商周文質迭救雖所尚不同而事神以保民其歸一

揆故其書曰望于山川徧于羣神又曰山川鬼神亦莫

不寧其詩曰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又曰墮山喬嶽允猶

翁河河東曰兗州其山鎮曰岱山自開闢以來尊稱

東嶽其穹崇盤礴雖號為一方之鎮而觸石膚寸不崇

朝而利及天下是以歷代人君昭姓考瑞盛登封之禮

告祭柴望五載一巡守必以岱宗為首而

神靈烜赫光景震耀載在書史接于耳目者奕

奕相屬也宋受天命建都于汴東

倚天神嶽遠不十驛章聖皇帝肇修

封祀蓋嘗躬款祠下欽惟

神靈響答之異念唐開元始封王爵禮加三公一等

未足以對揚休應遂偕五嶽咸陞

帝號自是宮廟加修薦獻加厚四方萬里士

民奔湊奠享祈報者蓋日益而歲新也皇帝

聰明仁孝光于上下神動天隨德

施周溥既已躋斯民於富壽迺申敕中外凡

所以禮神祇崇顯祀盡志備物舉用其至歲

在辛巳迄于壬寅詔命屢降增治官宇繚牆

外周罽罽分翼歸然如清都紫極望之者知

其為神靈所宅凡為殿寢堂閣門亭庫館樓

觀廊廡合八百一十有三楹財不取于賦調役不假于

追呼而屹然崇成若天造地設靈

祇燕豫福應如響嗚呼真

盛德之事也惟古

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膄

謂民力之普存也奉盛以告曰絜粢豐盛謂三時不害

而民和年豐也奉酒醴以告曰嘉粟旨酒謂上下皆有

嘉德而無違心也臣竊伏觀 皇帝陛下臨御

以來 夙宵之念無一不在於民者發號出令

以誠以告頒恩施惠以生以育設官擇人以長以治制

法垂憲以道以翼以訓以齊政成化孚中外寧謐於是

國有暇日以修典禮民有餘力以事神祇歲秩無文周

備羣祀自古所建上下遠邇靈祠吉祝于粢莫不畢舉

觀是宮廟土木文采輪奐崇麗則知郡邑之富庶帷帳

熒煌袞冕璀璨則知絲枲之盈溢牲牲充庭醪醴日御

則知耕牧之登衍簫鼓填咽歌呼係道則知氣俗之和

平 神之聽之迺底陳于上 帝用降

鑒錫茲祉福則 社禮之安固 麇數

之綿遠蓋方興而未艾也臣既書其事又再拜稽首而

獻頌曰 上帝 口觀九有 孰贊

於皇 山川封守 帝欲富民 俾阜貨財 溥潤澤

之 俾司風雷 東方岱宗 是為 天孫

體仁乘震 生化之門 昔在章聖 崇以

號 發冊大庭 五雲前導 施于子孫 格是神保

歲在攝提 新宮載考 皇帝慈儉 愛民

自衷 不侮鰥寡 不廢困窮 神鑒其仁 錫之婁

豐 皇帝神武 赫然外攘 馴服悍戾 以

蕃善良 神予其義 助之安疆 仁義既洽

民有餘力 還以報 神 神居是飭 峨峨

神居 作鎮于東 有來畢作 庶民所同

惟此庶民 惟皇作極 丕應侯志 徧為爾德 祝

皇之壽 泰山同久 握圖秉錄 歷箕旋

斗 祝 皇之祚 泰山等固 鎮安二儀

混同萬宇 下逮羣黎 徧敷錫之 億載萬年 惟

神是依 匪 神獨依 惟 天

無私 有謠康衢 述是聲詩

崇宣和六年歲次甲辰三月己酉朔十八日丙寅建

胡寧刊

案徽宗本紀既無制詔撰碑之文禮志嶽瀆條亦不

詳重修祠宇之事而此碑文體書法皆極壯觀實為

岱廟諸碑之冠惜宇文粹中張滌宋史皆無傳莫能

攷其事蹟耳碑陰列嶽廟職事人員凡二十行

山左 金石

按此碑在泰安府城內西北隅岱廟內泰山舊有  
上中下三廟此其下廟也凡歷代祭告皆於此行  
禮廟之制中為峻極殿南為仁安門又南為配天  
門門東三靈侯殿南為炳靈宮門外此碑在焉據  
山左金石志碑有陰列職事姓名今失搨

賈炎饒益寺二題名

石橫廣四尺一寸四分高一尺三寸四分二  
十五行行八字九字不等行書在朝邑縣

先考成正公留題

顯謨閣待制提舉南京鴻慶宮賈炎政和三年歲在癸

巳夏五月蒙

恩罷延帥領真祠奉母歸居頌昌與諸子公說公燮公  
傑公輒公節公霽公烈公協公頡諸孫遁運姪孫道同  
過此寺二十九日題

政和五年夏自鄜延帥蒙

恩從請移守南陽六月二十七日侍

親過饒益寺顯謨閣待制新知鄧州兼京西南路安撫

使賈炎題諸子公哲公燮公輒公節公霽公烈公協公

頡諸孫隨德壽德隆侍行 呂元明馬元鈞偕來

宣和六年四月初八日男承務郎充專一總領措置



陝西路鑄錢司准備差使公傑親摹上石

河中府張崇智刊

先題云顯謨閣待制提舉南京鴻慶宮賈炎政和三  
年五月蒙恩罷廷帥奉母歸居潁昌後題云炎自鄜  
延帥移守南陽侍親道饒益寺顯謨閣待制新知鄧  
州兼京南路安撫使賈炎題攷宋史炎昌朝之子歷  
官工部侍郎政和中以顯謨閣待制知應天府徙知  
延安求內郡以養母乃命為潁州未行復畱改河陽  
又改鄧州加直學士知永興入對畱為工部侍郎卒  
贈銀青光祿大夫前後奉母過饒益寺著始則由延

帥之潁州再則山河陽改鄧州也傳文叙次不甚明  
白不如碑之詳著也又公傑題此云先考成正公畱  
題傳亦不及其謚其缺略如此南京即應天府唐之

宋州也鴻慶宮太祖神御殿名關中金石記

按陝西通志饒益寺在朝邑縣南十里新市鎮創

自蕭梁天監唐貞觀二年起十三層浮屠歷代名

賢探勝賦詩勒石金新市監趙忭因歲久石刻殘

缺收置藏春塢壁附以記今藏春塢賈炎題名石

尚存即謂此石刻也

淳化縣吏隱堂記

右高五尺廣二尺四寸二十行  
行四十九字行書在淳化縣

淳化縣吏隱堂記

梨園昔雲陽支鎮爾 我宋淳化間易為縣隸華原宣

和初□□□□□□□□□□請□□南幽羽檄飛書

控扼兩路今為衝途簿書之繁戶口之夥不減劇邑名

公鉅儒臨蒞于此者比比焉蓋亦善地也方 朝廷口

□□令為民長人歲在乙巳命宣教郎賜緋魚袋張公

來典是邑到官未朞月而一境稱治老姦猾吏屏肩

縮首州郡知其賢□□下簡百里之民安居樂業豈不

遑歎縣舍卑隘前後作治者倥偬於簿書間而修治補

廢鮮能及之 公一日環眎其宇□□□□歎曰君子之

居一日必葺况令居一邑事耶遂完西堂使之南向命

曰吏隱又所以見 公為政優游臨事不擾剌繁撥劇

□□寂然而申申於此也得公之餘錢以易其腐棖斷

瓦既完且固不窘寒暑闕而即之則縣之舊圃美木清

池遊息之亭微步□□皆在其後平畦淺檻佳花香草

之植皆在其左右於是退處其并心一意用其日夜之

思亦不敢忘其政非特為休佚之設□□ 公治民之

意勤矣堂之後楹曰蒙軒周敞明窓旁列机按書史圍

坐面面植脩竹直幹高節四時葱翠殊無一點塵埃氣

口口餘裕搜幽摘竒以醉六經此又得隱中之佳趣也  
 噫士被於化育民樂其耕桑以自養自足故牛馬之牧  
 於山谷者不收五口口積於田野者不垣而晏然不知  
 枹鼓之警發召之役也 公既因其土俗而治以簡靜  
 蚤莫休暇故得以升其堂真所謂吏隱口口口本部漕  
 使朝議劉公長編來攝是邑也愛其民既淳事且簡發於  
 詩詠作詩十章以蒙軒真吏隱之句冠於篇首後人慕  
 其口口刻諸石而 公又新其堂以居焉則知賢者用  
 心其不相遠矣 公三口顯族也 嚴府君使待制公  
 元豐間嘗遊是邑見口口地涼泉甘木茂徘徊不忍去

寓茲累年率邑中士人日從其學循循博約略無少倦  
 我公既登甲科而座下之士相繼馳口口口屋者有  
 之歲月遄邁口指四十年間今 待制公累鎮巨藩勲  
 業昭著 眷倚之重恩數之隆冠於一時天下口口口  
 祈 公登庸而懇請琳祠優侏里閭為四方達士之榮  
 觀 公累歷幕府婉畫有勞 朝廷知其績 召還賜  
 對又特 口口服褒之行將擢用矣顧小邑不足以  
 展其才 公之臨也思昔 杖屨所歷之地留心城邑  
 撫養士民誠亦至矣由是觀之 口且隱於是以待超  
 騰也邑民欲 公久此政但恐席未温 紫詔西來促

裝東去預以爲思耳彥政雍人也旅食于茲行踰口口  
又霑被德化沐公顧遇其心如何哉公以命堂  
之意見囑僕素乏才能辭不獲已謾書其實公字宗  
成云宣和七年口月初三日杜陵石彥政記并書

按淳化縣五代以前總謂之雲陽縣宋淳化四年  
析其地置淳化縣屬耀州宣和初改屬邠州碑故  
云梨園昔雲陽支鎮我宋淳化間易爲縣隸華原  
宣和初云云梨園宋史地理志作梨園雲陽縣鎮  
名華原卽耀州華原郡也縣令張姿祖多善政而  
史無傳撰書人石彥政亦無攷淳化縣隸邠州迨  
靖康三年爲金天會五年金元帥府宗翰宗望率  
兵伐宋陝西之地賜楚淪金蓋距此碑之立僅兩  
年耳

太史公廟記

碑高三尺八寸五分廣二尺六寸五分  
二十一行行三十三字正書在韓城縣

芝川新修太史公廟記

東魯尹陽撰

西韓焦丙書

太史公爲紀錄之宗表表而矜文辭者皆不能出其圍  
吾得觀其書矣至于廟像家藏之古吾弗得而見之宣

和七年秋予始官韓城尋遺訪古乃在少梁之南芝川之西得太史之遺像焉予咨嗟而致式之因低徊周覽則棟宇甚傾頽階凡甚卑壞堦隧甚荒蕪惟是享嘗缺然不至予乃愀然發喟屬諸耆老而告之曰司馬公文為百世之英而所居不能蔽風雨學為紀述之淵而所藏不能去荆榛合洪河汨流漾乎前也中條嵬起峙乎東也河嶽深崇氣像雄渾公文實似之而家廟卑庳如此其不稱公之辭與學也甚矣獨不為邦人之耻歟予乃率芝川之民擇其淑躋而好事者凡一楹一桷至于瓦甍門䟽之用悉以資之即公之墓為五架

四楹之堂又為複屋以崇之既宏既完矣於是直榮光之澳覘禹鑿之山而汾陰之脂縱口遐觀豈不快哉嗚呼維公之文大肆於周漢之間馳騁於千世之前其力曩負實幹造化欲談而悉之吾所不敢動吾喙觀其不葬於茲豈非洪河巨嶽實稱公之文也哉乃作述事享神之歌俾邦人習之歲時以樂公之神其詞曰

公辭有如黃河流黃河吐溜崑崙丘上貫星纏經斗牛下連地軸橫九州瀚崖搏石轉汎流騰煙趾霧飛蛟虬邇來宏放三千秋班公范襲非公儔公鑿混沌開

雙眸力敵造化窮冥搜 公祠慘淡連古丘薨摧瓦落  
風蕭颼我獨來兮為 公愁新 公祠兮去榛杞殺甚  
豐兮酒甚旨民髣髴兮 公燕喜韓之原兮山之趾雲  
亭亭兮河瀾瀾 公之來兮歲豐美雲為車兮颺為轡  
公之來兮福滂被雲滅沒兮風不留 公曷往兮俾  
我憂

靖康改元四月甲辰立石

刊字王彥

按太史公廟在墓前墓在韓城縣南二十里水經  
注云司馬子長墓墓前有廟廟前有碑永嘉四年  
漢陽太守殷濟瞻仰遺文大其功德遂建石室立

碑樹柏太史公自叙曰遷生龍門是其墳墟所在  
矣陝西通志引雍勝略云太史公墓在韓城縣南  
芝川鎮墓前有坡因號司馬坡而建祠焉韓城縣  
志云漢太史令司馬遷墓在芝川南嶺上西枕梁  
山東臨大河氣勢雄闊古柏數十百皆蒼老如鐵  
懸於兩崖作蛟龍狀子長一家歸然其巔祠壁石  
墨林立代有名作家以石砌二柏出其上盤崛尤  
奇北望少梁曉煙殘照如圖畫然以上諸條可與  
此碑參觀俾讀者益資景仰云

拱極觀記



帝而照臨下土幽無弗燭遠無弗届感無弗通其炳靈  
妙用雖默運於冥冥不測之中斷邪滅妖拯危拔苦福  
善禍淫每著於昭昭可見之地上衛 皇圖下濟群品  
陰功密德殆不可數計察人間善惡功過欲使愚迷遷  
善遠罪回向正道而已所以天下尊奉畏愛洞洞乎如  
在其上故寓神之館隨在在而嚴飾也况拱極肇營境  
占勝絕面橫蓮嶽之三峯背折龍門之一曲山川秀異  
物產瓌琦誠古今仙聖之所宅幽人逸士之所會也道  
之自徙殿至賜觀額住持二十年矣既克己礪行遵奉  
戒錄普施符藥且得同徒郭隨之協贊薰脩之外共葺  
觀事口雍榛莽疏口泉石培植松竹花藥虛而明者軒  
亭開邃而雅者洞府列煙霞葱朧風月澄澈將與華嶽  
觀相表裏門枕大路介乎京洛雍蜀之間過客憧憧往  
來名馳利駑塵染泥汚乃口妄觸禍機橫罹罪罟覆車  
相望而不休不止吁可閔歟豈知口宮清淨近在道周  
外如市而中若水又可以息機返照頤神引年于斯也  
公度庸濁凡軀夙切道蔭言念宿世於真君或有少緣  
蒙祐多矣醴泉探荷則告以吉凶之祥鸞居求嗣則錫  
以龜蛇之夢 神休靈貺無所報稱於是羽人求記謹  
齋戒緝文以摠丹悃云靖康元年八月三日記



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本觀舊記爰自 聖朝靖  
康改元中朝奉大夫薛公所作刻諸琬礪意欲傳於  
久昨緣兵革蠹起大火縱焚致于泯滅其文則道之  
口嘗錄之以行逮今十王載矣經曰 口地運口有  
數而口口口道之雖至愚細思 景貺得非 真君  
之密贊耶謹募工重刊于石恭銘

休美云時昭興九年歲次己未中元日前西嶽知殿  
兼 觀主賜紫道士雷道之謹記

副觀道士楊子淳 知觀道士楊道誠上石

王文口刊

右小碑本在拱極觀觀已久亡萬歷中有人培地得  
此碑置之嶽廟中與宇文周碑竝立其碑文鄙淺無  
足采然吾於是見宋人風俗之厚而黃冠道流  
猶能念本朝而望之興復其愈於後世之人且千萬  
也夫紹興九年高宗方在臨安而金人有許和之約  
考之於史八年十二月丁丑詔金國使來盡割河南  
陝西故地通好于我令尙書省榜諭九年三月丙申  
王倫受地于金得東西南三京壽春宿亳曹單州及  
陝西京西之地四月辛亥命樓焘宣諭陝西諸路十  
年五月金人叛盟陷永興軍則此地之復歸於宋蓋

無多日而雷道之一道士耳能于干戈喪亂之際而  
繫思本朝辭微旨切以視夫士大夫之覲顏臣僕者  
不大有逕庭邪余見朝邑藏春塢之記稱阜昌癸丑  
西安府學有華夷圖刻亦稱阜昌七年而以偽齊劉  
豫之號而欲壽之貞石豈不見此文而媿死也其沒  
于土中久而後出豈陷金之後觀主埋之如鄭所南  
井中心史之爲邪

金石文  
字記

按此碑撰人姓名已缺文中有公度凡軀云云雷  
道之記有云中朝奉大夫薛公所作則當爲薛公  
度作矣而關中金石記乃云薛存撰或別有所据

金石歟陝西通志拱極觀已無攷据碑文則重和元年  
賜降御香宣和七年賜觀名靖康元年刻碑記旋遭  
兵革至紹興九年重刊當靖康元年八月金人內  
建康侵替在河北河東一路其時關中尙屬晏安逮紹  
興九年和議已成陝西之境在受地數內故重刻  
不碑記尙覺優游乃紹興十年永興陷至十二年則  
全陝悉淪于金矣金地理志京兆府路郡縣皆皇  
統二年定制卽紹興十二年也

豫節歸南蠻對池西流與不乳與師聖王二平限  
于興此榮味鑄日如輝西文幾春受此禮肉站重限  
并贊者其西來師東一制其制關中尚屬曼安數餘  
其乳靈深與此半重險徵辭與元平八民金八內  
劉適查宜味十平顯驟各辭與元平波輕時武數  
幾對西師志其蘇購与無好誌輕文與

金石萃編卷一百四十八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謨  
宋二十六

建康府嘉惠廟牒

石高五尺九寸四分廣四尺作三截書上二截牒文  
共大小字十六行行三十或三十一并十二十三字  
不等下截記十六行行  
十五字正書在上元縣

尚書省牒建康府嘉惠廟

禮部狀准都省付下江南東路轉運司奏建康靈澤夫

人祠宇祈求顯應欲望

審慈特賜加封仍賜廟額本司尋覆行審究得委有上

項顯應本司保明詣實本部尋行下太常寺勘會去後  
今據本寺申檢會近降指揮節文神祠如有靈應卽先  
賜額今來建康府靈澤夫人父老相傳稱呼靈澤夫人  
本日今依前項指揮合先賜額本部所據太常寺申到  
事理伏乞朝廷詳酌指揮施行伏候  
指揮  
牒奉  
勅宜賜嘉惠廟爲額牒至准

紹興二年十一月十日牒

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叅知政事權

叅知政事孟

尙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尙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嘉惠廟靈澤夫人之祠也本末源流載于志者甚詳

紹興初計臺禱雨獲應申請于

朝遂賜今額自

是靈休益著凡有所祈隨叩響荅寶慶改元夏旱時  
僑適脩負下邑心實憂之敬往禱焉果獲甘霖農望  
少蘇於是顧瞻祠宇咨問所元因取賜額勅黃觀之  
信而有證喟然嘆曰神之有功于民洪矣嘉惠之

褒鑄刻登載因仍闕然歷年浸多恐就湮沒不惟爾神之功不著而國家所以褒崇爾神爲民祈福之意亦將晦昧而不彰予心歉焉謹以其所賜勅黃刻之堅珉傳示不朽云寶慶改元七月日奉議郎知建康府上元縣主管勸農營田公事借緋趙時僑謹記住山釋普寧立人

右嘉惠廟牒紹興三年江東轉運司奏建康府靈澤夫人祠祈禱有應勅賜額嘉惠廟牒後宰執押字者四人自左而右曰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者呂頤浩也曰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者

朱勝非也曰參知政事孟者孟庾也曰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權者權邦彥也後九十四年寶慶改元知上元縣趙時僑始以所賜勅黃刻於石記其事於下方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按江寧府志載嘉惠廟在城東南二十五里紹興元年碑作二年此誤賜額慶元志丞相沈該政和中作邑額上元禱雨應刻詩于祠而不詳所祠何神故靈澤

顯慶夫人事蹟無攷

岳飛送張紫巖詩

碑高八尺七寸廣四尺六寸六行通五十七字行書在湯陰

送紫巖張先生北伐  
號令風霆迅天聲動北陬長驅渡河洛直擣向燕幽馬  
蹶閔氏血旗梟克汗頭歸來報  
明主恢復舊神州

紹興五年秋日岳飛拜

按此詩刻者三處一在湯陰一在錢塘墓祠一在

濟南府署此所搨者湯陰本也紫巖即張浚號棠

史高宗紀及張浚岳飛傳紹興五年秋皆無張浚

北伐之事考李幼武名臣言行錄別集載張浚知  
密院上問大計浚請身任陝蜀之事置

同秦川乃以浚為川陝等路宣撫處置使浚至漢  
中上奏言漢中實天下形勢之地號令中原必基

於此謹於興元積粟理財以待巡幸云云此則浚  
圖北伐以復中原之本計然其事在建炎二年時

岳飛方在宗澤軍中為留守  
司統制與張浚毫不相涉也是時浚方與趙鼎同

官左右僕射巨寇楊么據洞庭浚請因盛夏乘其

怠討之具奏與岳飛同討楊么湖寇盡平浚遂奏

遣岳飛屯荆襄以圖中原並非北伐至其署欵尤

非宋人體製宋人贈詩標題及自署姓名皆系銜

子子上從未有稱其號而謂之紫巖張先生者又姓

其名之下亦未有書拜字者似是明人偽託然碑已

傳久忠武詩蹟又為人所重故特辨之

岳飛墨莊題字

石高三尺九寸五分廣二尺八  
分二寸大字直下行書在湯陰

征西將軍岳飛書

墨莊

紹興丙辰良月

北宋劉幾顏其書室曰墨莊厥後忠武岳侯討楊公道經新邑駙馬劉景暉餉師三日景暉幾同支也忠武因書墨莊二字遺之劉氏子孫勃之家廟墓石而流傳之世人寶重懸之室中邪魘斂跡夫忠武之勤王忠也景暉之餉師義也劉氏子孫世守忠武墨蹟世之人其實之忠義之不可磨滅也如斯夫

朱軾跋

按朱高安跋語意未晰北宋劉幾史無傳岳忠武

討楊么在紹興五年所云道經新邑未詳何邑駙

馬劉景暉宋史公主傳徽宗女惟顯德帝姬下嫁

劉文彥或即景暉然不詳其餉師事此碑在湯陰

與所謂道經新邑者無涉碑題丙辰良月則紹興

六年十月也時忠武居母憂起復劉豫遣子麟猊

分道寇淮西命率師東下未至麟敗乃還軍當家

國憂難之秋而從容書此恐亦未確又是時忠武

奉命宣撫河東節制河北路碑題征西將軍系銜

亦與史不合姑存以備攷

高宗御書石經

碑殘闕僅存八十七石高廣行字皆不計正書在杭州府學靈星門內左右壁經文不錄碑多模糊今取各碑起訖處有文可辨者分列如左

左壁三十八碑

易二碑

乾元亨利貞上層起

象曰有命无咎志行也九五休下層止

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上層起

九三日昃之

離下層止

書七碑經義考作六碑

上層模糊攸祖之民室下層

武惟朕文考無罪上層天降威知我國殷下層殷字缺筆避諱

上層模糊惟乃祖乃父等字可辨

惟我有周誕受多方下層

上層不可征王害不逞下越五日甲寅若翼日乙下層止

上層卯起若天樂忱我亦不敢知下層止

終出于不祥上層詰姦慝刑暴亂下層

上層糢糊下層誓終秦

詩十碑經義考作十二碑

關雎后妃之德也上層起胡能有定告我不述下層

送子涉淇上層起青青子佩下層止

悠悠我思縱我不往上層起維子之故羔裘豹下層止

有秋之杜生于道左上層起輾轉伏枕下層止



采蔡祁祁起上層

我有嘉賓中心止下層

好之鍾鼓既設起上層

職競由人止下層

取其血膏起上層

何人不將經營四方止下層

何草不靡起上層

于時廬旅于時言言止下層

入覲以其介圭入覲于王起上層

桓桓武王保有厥

士止下層

駱有駟有維起上層  
終卷下層

中庸一碑

必自邇譬如登高起上層

下層終卷末空處  
有印曰御書之印

論語七碑

子曰學而時習之起上層

有反坫管氏亦止下層

有反坫管氏而知禮起上層

冉子與之粟五秉赤之

適止下層

齊也乘肥馬起上層

如履薄冰止下層

而今而後起上層

食體而錫魚止下層

餒而肉敗起上層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止下層

不忠信行不篤敬起上層  
避諱缺口

亦曰君夫人止下層

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起上層

下層終卷末有  
秦檜記詳見後

孟子十一碑

不可以敵強起上層

則何為不行王止下層

上層 寡人好色 管仲晏子之

下層 今此下民 起 上層 故為兵餽 止 下層

之子何為不受 起 上層 夫道一而已矣 止 下層

成颺謂齊景公曰 起 上層 夫哉堯之為君 止 下層

惟天惟大 起 上層 晉國亦仕國也 止 下層

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 起 上層 是天子而友匹夫也

下層

用下欽上 止 上層 起敬 避諱作欽 猶人之性與 止 下層

上層 仁內也非外也 指不若人則知惡之 止 下層

下層 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是乎 起 上層 舍則失之是求有

益於 止 下層

上層 舜為天子 是為馮婦也 下層

右壁

左傳四十九碑

上層 糲 澗溪沼沚之毛 下層 糲

奚齊既與中大夫成 起 上層 而告之曰夷吾無禮 止 下層

夏晉太子禹為質于秦 起 上層 忠而能力晉而無親 止 下層

吾聞姬姓唐叔之後 起 上層 傳政于子玉曰以靖國

也靖諸內 止 下層

而敗諸外 起 上層 治厘薛卿九月甲午晉 止 下層

侯秦伯圍鄭上層起孟明視率師伐晉以報殺下層止

晉侯禦之先且民將中軍上層起戊子敗秦師于令

狐至于下層止

己丑先蔑奔秦士會從之上層起先使士會士會辭

下層止

于晉公口口相會口口于樂上層起掘而用之下層

上層公望非禮也中二層有下層模糊

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上層衛殺其大夫孔達下層

也我口乃口且告車乘甚衆上層起下層模糊

臣不任受怨上層起下層模糊

則是康公絕我好也上層姬姓日也日姓月也必楚

之王也下層

上層玫瑰盈其懷從而歌之下層模糊

士魴逆周子于口口上層多行不義必自及也其是

之謂乎下層

請口口晉侯不許孟獻子曰上層下層模糊

上層晉侯晉侯中層有之下層模糊

上層謂其宰曰尔以帑免我下層模糊

與之邑其從者皆有賜上層而殺口范氏之徒下層

上層昭公語祭仲曰必娶之下層模糊

曰歸乎曰君死安歸

上層

賦蓼蕭

下層

命晉侯拜

上層

晉楚之大夫趙孟子木與之言不能

對

下層

亦不能對也

上層

待其立君而後為之備

下層

趙文子喪

上層

而不撫其民其君弱

下層

子侈太子卑大夫教政多門以介于大國

上層

君子

務知大者小人務知小者

下層

趙孟曰

天平對曰有焉

下層

口之間也此皆然矣

上層

銘曰昧且丕顯

下層

况日不俊其能久乎

上層

黑而上僂深目

下層

子產相鄭伯

上層

辭于享

中層有此語

下層

丙辰衛侯

上層

惟此餘模糊

載寶以出

上層

遇公子于馬路之口乃復入楚

下層

春玉正月葬宋元公

上層

晉殺祁盈

下層

如不敢逃死君其入也

上層

會諸侯于呂陵為伐楚

于是乎遷鄭于郟而改紀

上層

圍人曰吾以劍

過朝

下層

子謂樂口曰惟寡人說子之言

上層

圍人曰吾以劍

下層

過朝

下層

過朝

下層

上層

召午而囚諸晉陽

下層

上層

秋九月癸酉齊侯口口卒

下層

不如死棄盟逃讎

上層

十有十年春齊國書帥師伐

下層

我

上層

太叔懿子止而飲之酒

下層

乃免胄而進

上層

衛侯文子欲納之

下層

及瓜而代期

上層

夫人姜氏薨冬十有二月

下層

嘉父逆晉侯于隨

上層

周內史聞之曰

下層

上層

豈其没于乾谿

下層

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

上層

此只三層

二十二年春正月命于口

上層

上層中二層下

上層 秦檜記與論語碑同見後

臣聞之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自古聖王在

上則君師之任歸于一故堯舜之世萬邦咸寧比屋

可封者治教之明效大驗也仰惟主上以天錫勇智

撥亂世反之正又於投戈之隙親御翰墨盡書六經

以及論語孟子左氏傳朝夕從事為諸儒倡口因得

請刊石于國子監頒其本徧賜泮宮堯舜君師之任

乃幸獲親見之夫以乾坤之清口世道之興起一人

專任其責所爲經綸於心表儀以身者勤亦至矣所  
望於不應者豈淺哉詩不云乎思皇多士生此王國  
王國克生維周之幹臣願與學者勉之紹興十有三  
年秋九月甲子太師尙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兼樞密使監修國史兼提舉實錄院提舉詳定一  
司勅令提舉編修玉牒所魏國公臣秦檜記此記兩  
見一在  
論語碑末一在左傳碑末兩碑文同今取左傳碑錄  
之微有異者治教之明效大驗也論語碑教作道天  
錫勇智論語碑作衣紹弓口投戈之隙論語碑隙作  
暇思皇多士論語碑作濟濟多士維周之幹論語碑  
幹作寧十有三年秋論語碑  
作癸亥歲三字附記于此

高宗紹興十三年三月出御書左氏春秋宣示館職

六月出御書周易尙書委知臨安府張澄刊石頌諸  
州學十四年正月出御書尙書十月出御書毛詩十

六年五月又出御書春秋左傳上又書論語孟子皆

刊石立于太學首善閣及大成殿後三禮堂之廊廡

淳熙四年二月十九日詔知臨安府趙磻老建閣奉

安石經寘碑石于閣下墨本于閣上以光堯石經之

閣爲名五月二十四日磻老奏御書禮記中庸大學

學記儒行經解五篇不在太學石經之數今搜訪舊

本重行摹勒以補禮經之闕從之六月十三日御書

光堯石經之閣牌賜國子監

玉海

靖康丁未夏四月皇宋中興高宗即大位改元建炎  
至紹興十三年癸亥通十九年金人侵凌干戈之日  
居多乃能親御翰墨作小楷以書周易尚書毛詩春  
秋左傳全帙又節禮記中庸儒行大學經解學記五  
篇章草語孟悉送成均九月甲子左僕射秦檜請鑄  
石以頌四方卷末皆刊檜跋語石刻鋪叙

高宗御書六經嘗以賜國子監及石本於諸庠上親  
御翰墨稍倦即命憲聖續書至今皆莫能辨四朝聞見錄

陳基西湖書院書目序云杭西湖書院宋太學故址  
也德祐內附學廢為肅政廉訪司治所至元二十八

年故翰林學士承旨東平徐公持浙西行部使者節  
即治所西偏為書院後為尊經閣閣之北為書庫寔  
始收拾宋學舊版設司書掌之宋御書石經孔門七  
十二子畫像石刻咸在焉夷白集

世祖至元中致遠為杭州總管府推官西僧楊璉真  
加作浮屠於宋故宮欲取高宗所書九經石刻以築  
基致遠力拒之乃止元史申屠致遠傳

至元二十五年二月毀宋故宮為佛寺從桑哥及楊  
璉真加言凡宋宮殿郊廟悉毀為寺復欲取宋高宗  
所書九經石刻為浮屠基推官申屠致遠力拒止之

續通鑑綱目宋元通鑑並同續資治通鑑

宋高宗皇帝御書石經紹興十三年知臨安府事張  
澂摹勒上石淳熙四年詔知府趙磻老建閣于太學  
題曰光堯石經之閣置石某下洪邁曾惇楊冠卿葉  
紹翁李心傳陳騏王應麟潛說友紀之詳矣宋亡學  
廢爲肅政廉訪司治所西僧楊瑾真伽造白堊于行  
宮故址取其石壘塙杭州路廉訪經歷申屠致遠力  
持不可然已損其什一元至正間卽治所西偏建西  
湖書院以祀先師設有山長掌書庫其後明常熟吳  
訥乾州宋廷佐先後巡按浙江或覆之廊或毀以瓴

甌崇禎末廊圯乃嵌諸壁中左易二書六詩十有二  
禮記向有學記經解中庸儒行大學五篇今惟中庸  
片石存爾其南則理宗大書御製序四碑在焉右則  
春秋左氏傳四十八碑闕其首卷通計八十七碑諸  
經雖非足本然書法甚工學者所當藏弄若夫秦檜  
一跋已爲訥椎碎其詞見于學士院中興紀事本末  
君子無取也

曝書亭集

高宗御書石經小楷結體整秀有晉人法論孟字體  
較大而勢稍縱逸結體在真行之間其中避諱缺筆  
如殷爲段恒爲恒又爲恒貞爲貞敬爲敬佶爲仕之



類皆不改字論語欽事而信溫良恭儉遜商因於夏禮得見有常者孟子無辭遜之心培克在位則有責用下欽上則并改字矣然如行不篤敬事君敬其事之類仍不盡改蓋一時隨筆所作無義例也經文大率與今本同唯詩鴟鴞子尾脩脩竹竿遠兄弟父母園有桃不我知者謂我士也驕不我知者謂我士也罔極左傳焉用亡鄭以陪隣不闕秦焉取之少齊有寵而死武王有亂十人皆與開成刻同勝於宅本孟子無唐以前石刻此碑內文王事混夷有小民之事亦較今本爲善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宋自仁宗至和中刊石經于太學汴京失守悉遭淪陷高宗南渡宗社播遷而汲汲修表章六經之業嘗謂輔臣曰學寫字不如便寫經書不惟可以學字又得經書不忘于是親書諸經宣示從臣館職爲進詩歌諸州爲頌墨本而臨安太學悉命刊列廊廡至孝宗淳熙四年詔京尹趙磻老建閣于太學西北奉安石經御書扁曰光堯石經之閣而又益以七十二賢贊李伯時繪像并理宗道統贊附刻諸經之末宋祚旣亡太學廢爲西湖書院幾遭楊璉真伽之厄欲悉輦碑石以裝塔基賴廉訪申屠致遠之力阻而止明

初卽書院建仁和學其後改建府學徙仁和學于城隅貢院之址而石經亦舛致焉歲深零落踣卧草莽間至宣德元年侍御史吳訥收得百片置之大成殿後兩廡正德十三年監察御史宋廷佐移至府學櫺星門北之兩偏覆以周廊左右屋各二十二楹國初廊圯乃嵌壁中乾隆三十六年重修學宮增建廊屋而碑之嵌壁者益加完整計碑現存者左壁易二書七詩十中庸一論語七孟子十一左傳四十九理宗序四其實九十一碑吳訥所收百片之數殆舉成數而言而參攷朱彞尊經義考所謂書六詩十二左

傳四十八則又不合殆誤也

碧溪文集

按南宋石經諸書紀述言之詳矣然高宗書經之數諸說間有不同如秦檜記云親御翰墨盡書六經以及論語孟子左氏傳是論孟左傳之外先有六經而不詳晰其經名据玉海則紹興十三年十六年兩次出左傳十三年十四年兩次出尙書十三年出周易十四年出毛詩十六年出論語孟子是在紹興時先後出者易書詩左傳論孟六經與檜記之論孟左傳在六經外者不合以臆度之檜殆泛指六經非實數也玉海又載御書禮記五篇

不在太學石經之數淳熙四年趙磻老搜訪舊本  
重行摹勒以補禮經之闕既云不在太學石經之  
數是太學原未嘗刻禮記五篇矣而又云搜訪舊  
本重摹補闕似乎別有石刻補入太學者則玉海  
所載語未甚晰也据石刻鋪叙言先書易書詩左  
傳全帙又節禮記五篇章草語孟悉送成均是易  
書詩左傳四經在前禮記語孟三經在後微與玉  
海次叙不同而語孟是正行書非章草與今石本  
不同四朝間見錄但言御書六經不晰言經名與  
檜記玉海俱不同續資治通鑑則又言高宗所書  
九經石刻爲浮屠基數又不同又考新修杭州府  
志引錢塘縣志載紹興二年宋高宗御書孝經詩  
書左傳論語孟子禮記五篇諸家皆不言御書有  
孝經此有孝經而無易經必是孝經卽易經之訛  
且御書頒於紹興十二年非二年皆志誤也府志  
又引武林石刻記云春秋三十二碑書六易二詩  
十論語七孟子十一中庸一 所載春秋尚書之數  
與今不同又引宣德年楊一清記云易二書七詩  
十春秋四十八論孟中庸十九今左傳亾其十六  
書經亾其一然則此碑在宣德年已有亾佚反不

及今存之多也經義考所載不同殆据傳說未嘗親見搨本其云通計八十七碑仍與今現存者合潛研堂所收祇七十七碑非全搨也然自玉海以下諸書皆不言當時刻石其若干碑今存八十七碑之外不知亾者實有幾何石刻鋪叙言卷末皆刊檜跋語似乎各經之末皆有檜記今惟見論語左傳二經然尙書中庸皆已見終卷未見檜記毛詩据潛研跋有檜記此搨失之曝書亭集言秦檜一跋已爲吳訥椎碎今兩碑之跋儼然蓋訥所椎碎者乃宣聖及弟子贊之跋非石經也檜記作于

紹興十三年九月是年正月詔以錢塘縣西岳飛宅爲太學其宣示左傳在是年三月其出御書易書刊石頒諸州學在是年六月其以左傳語孟立石太學在十六年五月其建閣奉安諸經在孝宗淳熙四年是紹興十三年六月但以刊石頒諸州學然檜記則已有得請刊石國子監頒其本徧賜泮官之語是得請立石太學始於十三年至十六年漸次刻成要知此工非一年所能畢也經是高宗御書而四朝間見錄言稍倦卽命憲聖續書憲聖者吳皇后也史傳載后頗知書博習書史善翰

墨寵遇日至由婉儀進貴妃紹興十三年立爲皇后而不詳其嘗續書諸經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稱其讀書萬卷翰墨絕人潛說友咸淳臨安志載西湖石人嶺下時思薦福寺有后書金剛經石刻則后之書諸經理固宜然其書經之時亦在立后之前後也此碑爲乾隆壬寅之冬昶在武林修西湖志暇時躬詣府學周覽左右廊壁命工全搨以歸諦審數過惜其殘泐太甚其經文與前代石經及今行監本異同處皆不及詳攷姑就諸說之不同者辨而識之碑在紹興年諸州學皆有賜本計當時椎拓不下數百十本迄今僅閱數百年海內州學固皆散佚無存卽金石藏弄家從不聞有宋搨流傳者使得見一本俾有全文可讀且可校板本之異同其欣快爲何如耶

蕪湖縣新學記

碑除額高五尺七十寸廣四尺二十四行行四十六字正書篆額在蕪湖縣學

蕪湖縣新學記

學校者教化之官美俗善治由此出也三代聖王靡不尙之自一家一鄉一國上達王都無不立學故能薰蒸陶冶草易民情不自知而趨於善焉辟諸天地山川之

氣滲漉浸灌無跡可尋而勾萌孚甲短長小大自生自植孰知亭毒之功哉

皇帝嗣位十有七年卽

行在所建國學收召英髦張官立師教養其中天下翕然知上意之所嚮也八月上丁蕪湖縣釋奠于

先聖先師邑子鵠立棊布以陪祀事凡在位者百人童子不獲預升降駿奔之列而觀禮於旁者亦復稱是鄉人父老咸歎相禮之盛儀矩之肅雖承平無事之前有不逮及益知上之化下疾於影響也獨廊廡焚圮墻壁頽壞一室巋然丹堊漉漫生師無所舍禮器無所處視浮屠老子之宮彼非朝廷尊崇無學士大夫歸

往其徒嚴奉廟貌儼若縣吏相尤以爲諾病非一日矣知縣事右承議郎楊援奮然出力知當任答曰吾嘗儲材于某積財于某於此不用其將何如立召梓人匠師相與謀作室規範畚築先興萬杵雷動斤斲朽墁陶茅丹牖群工獻能疾於薙刈爲講堂齋官廊廡門闕凡四十楹繪從祀諸子於廡下又率縣僚邑子相與釋菜於是縣民上下始信學校爲教化之宮而含齒戴髮之類不可一日亡學也屬筆於僕使爲之記因爲之言曰蕪湖地里不見於六經前漢尙爲東諸侯之國後漢封蕪湖侯始見於書晉元帝南渡之後蕪湖名字班班見於

書矣明帝討王敦陰察其營壘帝紀地里志皆以爲于湖世俗訛而爲湖陰至唐隸宣之管塗本朝太平興國中以當塗爲州遂爲屬縣前人故蹟則晉明帝留鞭之地王敦之故壘温太真李太白之所經行也餘烈遺臭歷歷可考宜其學士大夫之盛與後來之秀甲於他縣然而學之源委要在知正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宗學之正統也孟子旣沒諸子百家蠱起學者無以折衷之刑名爲申商縱衡爲儀秦清淨爲黃老寂滅爲浮屠去聖人益遠一時名公卿又各以其所好尙取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名緣飾申商儀秦黃老浮屠之實標的一立逐慕紛然動數百年未易刮濯是以聖人之學益泯泯而不著見三代事功亦不見於後世也大哉

吾君之訓曰學者當以孔孟爲師嗚呼非堯舜文王爲他道捨此將安之邪學旣立矣諸君肄業於此游息於此苟能造次顛沛不忘

大訓而求孔孟之宗僕未

老也尙能見此縣英髦俊造之士彰明先聖人之道發爲事功於天下尙不負縣大夫所以建立學宮之意諸君勉之僕非敢勵諸君也亦自勵也紹興十三年歲次癸亥十二月十日左迪功郎縣尉陳長方記并書丹

右迪功郎主簿章棗篆額

右從政郎縣丞錢世忠立石

龍骨塔銘

碑連額高三尺五寸廣二尺五寸十二行  
行十七字連額並正書在褒城縣福嚴寺

隱庵修信述

右口職郎游國佐題額

金華老僧巖公於所居後洞獲龍牙角各雙并大骨類  
若乎頰頰齧齧者十數枚其昔夢巨人縞衣告曰此山  
神龍所依樵牧觸穢龍且去矣今德人泄吾境山復清  
絜龍當還來此其蛻口口之吉祥巖公異之乃即洞旁  
大磐石上累篋為浮圖盡取其牙角骨等藏焉是歲紹

興甲子三月也銘曰

邈神龍兮去何之蛻靈骨兮見於斯  
巨人夢兮審前知  
休徵告兮豈吾欺建浮圖兮澗之湄  
固磐石兮廕厓巖  
德人泄兮境毋驚嗟若龍兮歸何時

按陝西通志福嚴寺在褒城縣西南九十里即金

華寺寺前有仙人真身洞并龍骨塔銘即此碑也

老僧巖公通志作巖公甲子為紹興十四年

勅封廣惠侯誥

碑連額高六尺二寸廣三尺五寸作三層書上二層  
勅旨共十五行行九字七字不等下層除首幹緣市  
戶錢雙行小字另列外十九行  
行十三字行書篆額在溧水縣



勅建康府溧水縣正顯廟神惟神夙著惠政懷于一方  
遺愛流傳廟食殊久凡雨暘之所禱皆響荅而感通功  
既及民可無褒典錫茲美號寵以侯封永孚靈休副我  
顯渥可特封廣惠侯奉

勅如右牒到奉行

紹興十七年六月二十二日

告廣惠侯奉

勅如右符到奉行

紹興十七年六月二十四日下

人皆知作善於顯明之中者必獲陰祐殊不知陰德

橫被於民者亦有陽報惟 侯惠政在人尸祝之敬

肇口有口迨及 我宋 靈休益顯升聞于

命書鼎來邑人歡喜踴躍思口 聖訓用彰 侯

德既刻堅珉且屬衡為之詞衡嘗謂神人本一心幽

顯無二道非悟釋氏即色即空蓬蒙莊口而不言之

說者未易語此後之口茲邑者心存是道而盡力於

民庶被 賢侯可以無愧軋道三年歲在丁亥春正

月庚子朔左口奉郎知建康府溧水縣主管學事勸

農營田公事兼兵馬都監兼主管圩田賜緋魚袋李

衡謹書

幹緣市戶錢口朱林吳升李安柴口口口口張彥陳  
貴鐘元翟思慶朱全吳四六尹口口口潘壽隆刊

類其無嫌封寶海河以無野地後三平獄五丁亥春五

粉第香未長高血對之口落邑春心齊吳黃而盡代外

離無二童非習舞丑明色唱空蒙樂其口而不言之

告齋鴻俊望庭且圖濟濟之信漸嘗階轅人本一心幽

初命書鼎來邑八燭喜與甄思口 聖階用導 君

舉口齊口每文月 一舞樂日下靈朴益懸代問干

淋赫伏刃春池并國群神 對惠廷益人只願之

